

西園聞見錄

第十九冊

田園學見余

第十九卷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目錄 內編

高銜

前言

羅一峯

林見素

何孟春 二則

竇悅耕

高蘇門

陳仲醇

王錫爵 二則

耕野子

往行

陳遇

龔詡

賀確

王行

陳洄

吳履

錢甦

蘇伯衡

葉兌

劉子

楊寅

王紱

高舉

閻仲寶

朱堦

張寧

劉昂

羅循

許璋

王雅宜

吳敏道

許相卿

周文興

王問

趙勳

陸樹聲

劉菊莊

潘時雍

陳德雍

趙同魯

韓愁

周孚先

沈誠

李孔修

楊澤塘

彭簪

李南所

邢參

俞允文

水滌二叟

王瑛

杜淦

歐陽曉

孫宜

沈周

楊士靈

羅洪先

林偕春

劉泉

劉浙

王百穀

朱光霽

盛英

時人

前言

住行

顧阿瑛

陶宗儀

楊維禎

黎貞

倪瓚

宋克

徐舫

陳亮

溪漁子

李希顏

唐桂芳

王冕

王仲光

劉子欽

邢量

桑悅

王古直

吳綸

董璽

吳偉

郭詡

顧祖辰

孫一元

袁翼

徐霖

李鳳仁

浦小癡

顧源

馬嵩

唐寅

杜生

史鑑

郎瑛

童珮

黃姬水

徐渭

吳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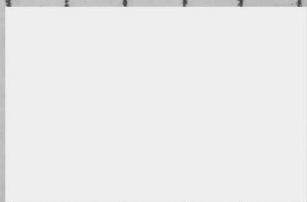
鵝池生

陸治

孫宜

王靈嶽

鄭天佑



西園聞見錄卷之二十二 內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高尚

前言

羅一峯曰呼菊爲朋結松爲友與麋鹿爲羣庭廡之間几席之下山獻其奇水獻其清月獻其惠朗烟霞獻其變態天地萬物莫不各獻其所
有

林見素曰一腔淵靜百念灰寒牀散帙以無收琴無弦而不御閒雲志定白鳥機忘農談漁話於雨香烟細水光月白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溪山猿鳥之非分內物

何孟春曰軒冕不足爲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可有市井之習

又曰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

有異鳥其名曰鵲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
其不肯自藏之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而弗止利祿
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是哉

懷麓堂日記曰余友竇悅耕之詩如閱世二律見理甚明錄之以同同
志一曰人生安分只逍遙莫向窮時嘆不遭赫赫幾時還寂寂閒閒到
處勝勞勞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着高王謝功名有遺恨何如
劉阮醉陶陶二曰積錢多金生怨尤一溫飽外更何求自甘韜遜陶元
亮不愛贏餘馬少游何取累累兼若若終成莫莫與休休花前適意三
杯酒萬事忘機對白鷗

高蘇門曰僕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願于
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并烹以享神枯魚燔而召友簞笠在戶桔槔
窗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古人之所以興也

陳仲醇曰客過草堂叩余嚴棲之事余倦於酬對但拈古人詩句以應
之問是何感慨而甘棲遁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而

能遣日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而能終老曰研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而破寂寞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王錫爵曰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稱倬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之君子雖其潛山沒淵與世俗疎闊而要以自得其情性尺幅皎然非苟爲奇怪不祥之事以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矣考之史傳所評卽孔孟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及後談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怪驚奇以洗耳鑿壑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斁矣夫是非鬼域烏有立談相諾自屏于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兩稱近之矣由其道雖跡溷闖闖其所以稱之爲逸民者固在也

又曰方今之時事之踐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在焉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練事耳結廬遠市其跡愈奇入求之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巖穴大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惱皆菩提矣

耕野子曰山深林密澤沃魚肥黃犢眠阿幽篁聳壑樵者相與謳於林
漁者相與歌於澤牧者相與笛於阿野人尋壑經丘出作入息含哺擊
壤以慶豐年古瑟一張圖書一卷荷囊攜酒惟其所之有感於懷便欣
然得乘興輒飲不着意去留倦鳥投棲流雲迓洞夕陽御簾月上衡第
四壁蕭如入窗玲微醉歸來而吟自在臥羲皇而遊無何竟不知其爲
樂與否

往行

陳遇字中行號靜誠建康人元末爲江東明道書院山長高皇帝渡江
御史秦允之薦之上以旣見書聘之與語大悅遂命籌謀帷幄益見親
信幸其第者三甲辰上卽王位賜冠帶授供俸司丞不受戊申卽帝位
紀元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
賜肩輿壹乘選衛士十人贊其出入洪武庚戌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
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賞賚有加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
士復辭時西域進黑馬一疋甚奇召入看遂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

大銀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上不許沉吟良久從之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又固辭上曰士之有志節者功名不足以介意其卿之謂乎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訥洪武初爲給事中謫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旣長隱迹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沈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田三十畝力耕自給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荳植麻詠歌自適沒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賀碓字存誠其先隴西人國初徙四明再遷金陵行古而醇學博而要少事舉業試有司一不利卽棄去曰是不足以盡吾學也遂益肆力于古自六經子史以至于天文地理醫卜之書無不覽究爲文辭下筆輒有古風視世事若無足以當其意者以菊有隱者操篤愛之別號曰友菊其於富貴功名漠如也與諸名公爲古道交自視恆欲然而能忘人之勢或語及古今成敗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則鑿鑿有據學士周公叙

以其有史才薦修遼金宋三史力辭不就有司延爲鄉飲大賓幅巾深衣曳杖逍遙儀度整肅望而知其爲君子之儒暇則縱尋山水間優游以老年躋九十三而卒所著友菊詩集八卷行于世

王行字止仲號半軒蘇之吳邑人初父某爲閭門南市人市藥以交醫紛拏挈之爲己助半軒尙髫年藥踰千品悉志其某某若多寡酬應無或遺主媼老好聽稗官家說卽點記數本迨晚歌之爲娛主異之爲語若能讀書否耶授魯論一帙翌日已成誦矣遂大奇之罄以所庋經史諸子恣其探閱大有所得年未弱冠辭去啓蒙于城北然家徒壁立幾無留策詢所學曰向得之藥主人耳長洲有沈達卿其父號萬三者貴雄當世爲禮聘于家塾每成章輒償白金以鎔半軒慨麾去曰使金塢可守則燃臍之慘無及也吾言止如是耳何濫取多田翁爲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燁燁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何旦暮所難遂者適意爾他尙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

大溪篁竹修然生當明月高耀水光激灑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
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風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
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熠兮頭成雪頭成雪
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
可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
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玩物怒曰舉世無知我惟此花爾一自怡尚可
謂滯于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
日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
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
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
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漁是無所利也無所
利樂矣子以予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
與傳其事逸民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泗其名義烏人宋濂
曰昔日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岵嶽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號

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興起歟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炤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聲色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吳知州履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與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而慎毋出戶絕世事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於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云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博學專攻性理洪武十年應詔上書至中書長揖不拜左右以爲言甦曰未拜天子不敢先拜丞相也遂于本省聽辦事務數月不得召會有詔募撰祭元幼主文甦亦擬撰以進有云朕之得復吾中國之固有汝之失棄其朔漠所本無朕固無媿於汝汝亦將奚

憾於朕哉上得之大喜卽日召見欲官之以老疾辭賜歸卒薨初名沂字伯輿洪武初坐事當刑其子迪代之死故易今名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元末鄉貢進士國初選爲國子監學錄歷學正高皇帝親擢爲編修衡詣相府辭曰禁林地望親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至華要也伯衡不幸幼有曠疾雖龔通文史然大懼奏對失措將速刑僂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而吏部將別奏官之伯衡念去親日久願歸省覲復走白丞相許之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于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尙闕宋元平仲歸矣其尙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嘗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非其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洪武六年宋濂以學士承旨請老歸旣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飭行爲文辭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承詔

至京師甫就館舍自辛執以下咸躬禮往候詢及輒以疾對其語如辭
編修時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日久之既退問羣臣皆述其所對以聞
上然之賜表裏各一寶鈔十錠乃遣歸二十一年會試復徵聘伯衡爲
考試官及竣復辭歸竟以壽終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至千五百石者
卒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日
太祖嘉其言欲援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
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劉于字允恭吉安永豐人元至正間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
不見幸矣謝官遁去會上卽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
山初余闕甚奇其人曾魯謂其嗜義如飢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楊寅江都人府學生永樂初召書令字旗高文餘一揮稱旨賜金帛鞍
馬命署泰州辭不受後徵入京乃避地山西十年始歸

王孟端絳常州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逸讀書工古歌詩嘗北遊江淮浮

黃河踰太行出鴈門往來晉代之間周覽形勝輒感慨弔古徘徊不能
去一時聞人慕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貌環岸議論踴躍益加器重
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曰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入翰
林權爲中書舍人嘗自以蒙上厚恩收自山澤與羣賢並位職任書禮
媿不能報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之一於是知
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
着黃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攘袂手揮筆灑灑奇怪跌宕不可狀畫已徐
吟五字詩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可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至閉門
不納人問之曰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士益以此
高之

高給事舉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汴囊橐蕭然舊廬
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如也錢唐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雅重公數過
其廬至里門卽止辟道及門肅禮而入或值其飯蔬食菜羹留于對食